

九七六年二月，書評書目出版社），繼有筆者的跟進，如《台灣現代詩編目》（一九九二年五月，爾雅出版社），該書復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再版，並補充新資料到一九九五年。接下來有《創世紀四十年總目》（張漢良等編，一九九四年九月），《葡萄園目錄》（賴益成編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，詩藝文出版社），該目錄曾獲文建會贊助經費十二萬元。今後各詩刊從事編目，如能提出詳盡的編輯計畫，似可獲得該會的繼續贊助。

其次，本書卷一的「詩史·逸事」，也曾披瀝不少不為人知的軼事秘辛，十分難得。諸如前輩詩人李莎與《新詩》週刊的種種，台大出版的《青潮》才是光復後在台發行最早的詩刊，《藍星》詩社創立於夏菁寄居的楊允達寓所，第一位省籍女詩人是李政乃，一首登在《聯副》上的十四行詩〈故事〉，由於內容影射某一大人物，引起軒然大波，以及覃子豪來台發表的第一首詩為何等等。

由於《詩空的雲煙》在史料的蒐集上花費不少的工夫，也足以證明，史料的整理與保存，絕非一、二人之力可以勝任，必須群策群力，日積月累，才能聚沙成塔，期其有成。

向明 《新詩後 50 問》

◎張默



新詩後 50 問／爾雅／四月

約三年半前，高雄《台灣新聞報·西子灣副刊》，在鄭春鴻主編期間，每週有一專欄，那是向明應邀撰寫的「新詩一百問」，每篇千字左右，見解獨具，情思飽滿，對各方所提有關新詩的話題，均能切中要害，予以明確精到的剖析，是該報當時相當叫座的一個文學專欄。

不久，即為臨老愛詩如狂的隱地獲悉，他

堅邀向明早日將該書整理由爾雅出版，為廣大詩讀者解惑。於是不得不一分為二：《新詩（前）50問》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出版，十四個月之後，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四月《新詩 後50問》相繼登場，新詩一百問，至此大備矣。

向明撰寫此書，據筆者側面打探得知，的確使出了渾身的力道，包括事先蒐集各種新詩資料，徵詢青年朋友諸多繁瑣的問題，翻查相關典籍，追蹤某些特定主義的源頭……。從「俳句」到「上網」，從「好壞ABC」到「我是蘋果派」，從「卵生或胎生」到「橫豎不一樣」，從「性愛的謳歌」到「大氣與小氣」，從「詩後面的尾巴」到「好奇務新談通感」。……總之，他的取材相當廣泛全面，深深探測詩人的生活，既富寫實性又有戲劇感，在虛與實、情與理、思與辨、頓與悟之間，拿捏得相當有為有守。

不信，請看以下引述作者的吉光片羽，自可獲得清晰的見證。

· 一個自覺性很強的詩人，一旦發現自己所寫的詩有前後重複的跡象，他會馬上提高警覺，改弦更張。

· 詩不論長短，祇論好壞，祇要寫得成功，長短的身價都一樣。

· 不管詩中有畫，或畫中有詩，都決定在作品本身的表現技巧上，而不是徒然的詩外或畫外的添加物。

· 現代詩以內斂見長，盡量讓意象來暗示或比喻，最反對直通通袒露。性的這個詩材正巧有這種含蓄的手法來處理，詩才不致淪落成春宮動畫樣的真刀真槍。

· 中東的兩伊戰爭時，利比亞強人格達費被美國的高科技新武器打得落花流水，在無可奈何之時，格達費蹲在羊皮帳篷裡除了背誦可蘭經外，便是讀詩，而且也會謔上幾句。可見儘管他發射薩姆飛彈像沖天炮一樣隨便，但他那顆熱狂的心，還是得靠詩來鎮定。

· 詩可以無中生有，但不可有中卻無脈絡可尋。詩境不可錯成幻境，詩語不可說成囁語。即使是誇張，也要「誇而有節，飾而不誣」。

· 現在流行文學作品上網路，祇有詩人最熱衷，網路上有無限寬廣的空間，讓詩人的作品橫行。台灣的詩今天不受大眾歡迎，不是發表媒體不夠，而是詩的品質不夠吸引人。

· 一個負責的批評家不能用那些嚴肅的批評術語來隱蔽詩的真義，他的職責是向作家善意的進言，提醒要寫出更好的作品。

· 詩的聯想是一匹無韁的野馬，寫詩的人必須有適當的自覺駕馭這匹野馬，做到「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當止」，完成一種最切合詩的內容的形式。

· 詩是一種個人的追求，詩人都是單打獨鬥。一種風潮可以帶動很多詩人盲從的跟進，但有主見的詩人絕不隨波逐流。詩有很多主義可以效法，但一個成功的詩人絕不會讓一種主義綱手。

筆者細讀《新詩 後50問》不下三遍，從中選出精警深刻而耐人回味的斷句，我以為它們是詩話中的詩話，值得愛詩人或初習寫詩者的參考。向明為了這部新書誠不知花費多少心力與推敲的功夫，而《人間詞話》、《滄浪詩話》，大概是他不可或缺的隨身書。作者並非對青年朋友提出的問題草草予以答覆即算了事，而是憑藉個人寫詩、讀詩、教詩、編詩近半世紀的經驗所得，透過看似行雲流水的詩話形式，把他多年來對詩諸多確鑿的見解，假借各種不同類型的案例，予以畫龍點睛的指出。

這是一部展現個人智慧的詩話集，依照筆者個人的閱讀習慣，我特別建議愛詩人不要太貪心，一夜之間把它讀完，而是一天讀五、六篇，細嚼慢嚥其中的餘味。